

皇

明

史

概

皇明大事記卷之三十

朱國禎輯

甘州兵變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初二日 世宗皇帝卽位已八月
矣陝西甘州等五衛軍亂殺巡撫副都御史許銘銘以
市諫至今官與總兵李隆同里性素矜嚴每事持正於
隆無所假借又多裁革其占役諸弊隆恨甚且慮得罪
及散月糧銘令給與時直隆積有米麥不得冒厚利遂
有異謀密令指揮楊淮喊諸部卒誚銘告增糧價銘掠
治爲首二人隆令諸部卒各備衣鎧具三日構待操再

以增糧價請須割隊毋還城不聽者殺之詰旦銘先往
公議麻衆軍圍擁呼噪且拋磚石銘馳入守備太監董
文忠繼至擒五人與杖隆後至厲聲曰此是軍不是賊
何事而打衆遂大闕尋殺許都堂左右勸銘越牆避銘
曰有死而已移一步何以見人被棍而亡一一人入問
都堂安在曰事至此我革排一死不可中止也焚以火
衆齊入皆狂醉加盾焉銘遂死隆騎導而還文忠懼且
走且遣人覓銘幼子二哥藏府中則衆卒已毀銘所居
公署盡掠其衣物矣遂大掠城中劫庫釋囚僉事劉經
匪肅府承奉家得免劫運銀五千餘兩越三日乃得收

飲銘餘骨

董大監振軍三十餘名每夜守護一夕漏初下軍未寢見堂上一人着紅袍據案而坐大聲曰小二哥子不知今在誰家說殺他了軍皆伏不敢

仰視俄而不見銘蓋見靈隆開之懼不敢一至其所比

隆赴市銘若監刑云

因迫脅文忠以銘剋糧激變聞陝西巡按喻

茂堅疏必有主使巡河許翔疏鎮守總兵等官不得辭

責兵部尚書彭澤言銘之死一則因其執法太過失士

卒心一則鎮巡官忌銘威嚴乘機嫁禍然銘死雖酷不

失爲正而隆與文忠不能協心計處預折究謀一旦有

急迺揚言勸諭不從使銘受其怨而已得脫免卽不與

謀亦難逃罪及副總兵李義等畏縮坐視法當併論得

吉西事未寧隆文忠降勅切責與義等皆戴罪領職倡

亂諸惡巡按驗實擬罪以聞銘贈右都御史給祭葬廕
一子入監使使衛其家屬還鄉陞陝西按察使耿九疇
爲僉都御史巡撫甘肅隆旣被旨詰責乃復殺士卒無
罪者四人名爲首惡下獄者三十餘人覲自解九疇與
茂堅盡發隆罪狀及都指揮支永助逆罪御史史梧等
南科給事中魯論等交章劾隆實主謀戕害撫臣宜坐
重典遂下撫按勘實以聞隆褫職代以右都督徐謙明
年九疇等奏許銘之死實由李隆獄具上請 上以事
情重大逮隆 闕下集官會審隆至覆奏法雖惟于謀
殺情又涉于謀叛 上乃詔法司錦衣堂上官往勘給

事中陳明時疏李隆罪狀已明乃復遠勒所司向也李
數十百人于關庭參訂其獄猶不稱 聖意今獨以二

三人往數千里外探求巨猾鬼域之情又安知果當

聖意否耶不從 命大理寺卿鄭岳錦衣衛都指揮使

王佐往復從給事中劉濟言發隆往甘州置

是時劉

亦

卜刺等牧西海數入寇甘涼御史劉翀將至衆譁曰監

軍領涼州兵來洗城矣遂潰上山九疇倉皇四出撫安

衆疑稍釋來歸方徵調防勦外虞虜內虞諸惡黨搆煽

僅獲李自當粟不老等四五人岳等至陝西與巡撫王

珣會鞫具得隆謀殺銘及諸惡倡亂罪狀擬隆謀殺造

意律斬渠不老比殺祖父律凌刷同惡楊淮等各論死
董文忠副總兵李義臨事不能解紛反扶同妄奏文忠
宜罷義降級用法可覆議得旨李隆造謀鼓衆賊害撫
臣構成大亂幾危邊鎮處決梟示李自當及楊淮等各
如所擬文忠仍舊鎮守李義降二級用

大同兵變

嘉靖三年大同軍亂殺巡撫僉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
鑑先是元年七月以糧餉弗給聚眾譁欲爲亂巡撫
楊志學方臥病密捕得首惡張的祥等會總督侍郎臧
鳳疏請置之法兵部言宜大擢餉久缺近戶部會奏發
運銀米始到查處未周以致軍士爭呼原情論罪終當
撫處 上特命法司會議謂頃年主將因循政多姑息
驕兵爲梗在福建則犯守臣在陝西則犯巡撫大同兵
素強悍自逆彬擅調後轉加狂悖若非重懲恐益長亂
宜如鳳等言從之戮爲首者五人餘調極邊哨守是時

文錦已由太僕少卿陞僉都撫大同代志學文錦前守
安慶抗逆濠以才略著名及至銳意振刷大同因虜患
多棄地至謂野有稼穡適足招寇于是城北膏腴皆鞠
爲茂草一望曠然絕無亭障虜人卽叩城下文錦曰鎮
城外卽戰場何以示重且宣大並鎮也虜犯宣不數日
不屢戰不能近城以葛峪白陽諸堡爲之外蔽也大同
何以獨否百里內舊蹟可尋安得終棄于是議築紅寺
臚圈窯山墩水盡頭沙河五堡左叅議韓邦靖估用三
十萬文錦不懌臧鳳聞之曰五堡修不成矣張巡撫視
國家財如身上血安能捨此邦靖疾歸後至者減爲三

萬奏聞興工叅將賈鑑催督嚴急軍心已怨堡旣就苟率太甚每軍營房一間當發戍軍二千五百卽于鎮兵內摘撥衆皆憚行或請招募不聽總兵太監咸以爲言文錦愠曰是令不行也夫令行自近始三標下非鎮撫親兵部曲乎先以是往軍中服矣三標下皆素游佚有良室家宅業聞當發大恐告願單身分番而往不許益忿曰人各有妻子又有馬匹一間營房何以能容且莫說胡虜來只秋深一陣大風雨合家死矣等死不如殺賈叅將投入北番于是郭鑑柳忠等倡亂殺鑑裂其屍走出塞屯焦山坡蓋七月二十二日也文錦慮其勾虜

時總兵江桓託病不出使副總兵時陳游擊葉宗招之
再往乃還諸卒相約勿散聞砲聲則聚由是率數十百
人群行衢市中時時橫切不可制旣而文錦囑管隊官
關山等廉得首惡欲捕之衆已刺知二十七日復糾集
焚大同府入行都司縱獄囚攻都臺文錦聞變踰牆走
匿宗室博陽王所亂卒圍而索之急王懼出文錦遂殺
之亦裂其屍總兵而下或走或匿遂閉諸城門焚公署
出革任總兵朱振于獄逼令爲主振與約勿犯宗室勿
掠倉庫勿縱火殺人衆曰諾脇時陳爲奏乞宥巡按王
官以事聞 上咎文錦撫馭失宜激衆致變命兵部左

侍郎李昆宣勅曲赦之改宣府都御史李鐸撫大同陞
都指揮桂勇署都督僉事代總兵以宣府副總兵斬英
代時陳太監武忠代鎮守陞前僉事韓邦奇左叅議往
分守卽邦靖之兄也各趣令速往仍令團營內外官選
鋒聽征該部預備糧餉俱以密勅行事鐸尋以母憂不
至陞山西按察使蔡天祐爲僉都代敘事中劉祺通政
經歷李繼光兵部主事汪泰皆言今日大同之變由前
日處甘肅叛卒之少寬法不可縱恩不可濫宜急命素
有威望大臣假之重權討除克逆以正國法侍郎昆至
大同衆洶洶疑懼曰寧有殺都堂兼將全置不問者昆

還疏言文錦志在立功而以剛憤生變彼之一身誠不足惜所可恨者紀綱廢壞爲國家耻計惟急罷羣情所不順者以慰其心勅新任鎮巡官公忠協濟文錦骨髮暴露妻子流離乞加收錄朱振有勸諭鎮定功免罪敘用允之邦奇聞命戒行或阻之自度與鎮人素無讐嫌且弟威惠素著城中無支職一人速往庶衆心有所繫屬遂直抵西安驛去大同六十里衆聞皆驚嚴兵以待然不敢失迎接禮既入人心稍安天祐桂身繼至密捕逆軍八十人杖殺之時尚書金獻民方西征叅將李賢帥遼東軍趨甘肅經大同城外各堡皆閉不容止宿遑

東軍罵曰會與延綏兵殺此反賊戶部主事李枝濟接濟銀來武曰此賞征大同軍之銀因此奸人乘機相恐勅十一月初七日夜二鼓變作發火砲喊聲震天先叩參議分司出見再三諭之分兵至李主事索部檄驗視遂圍帥府勇挺身前氣甚勁衆曰既無它心何將家屬暗送出城乃出妻女以示見都臺亦曲諭乃止明夕火復起則大同吏胥因變殺知縣王文昌也連日夕嘯呼不解天祐疏請再降明旨撫諭寬宥其諸亂卒狀天祐疏中亦不敢盡言也因令集諸司會議軍士隨之勇曰權非我有留此何爲卽趨出那奇掖而止之因諭于衆

曰朝廷已赦汝輩何復作此諸軍曰赦有之奈眾官意在必殺卽如捕盜只是指揮今乃用遊擊兵此兵必虜患始調非欲殺而何邦奇曰汝輩固未見遊擊兵巡捕吾亦未見明盔甲仗白日劫王府者如此爲盜則如此捕盜何疑眾曰請徹去遊擊兵此後再爲盜者自相擒至決殺何如許之又許緇火甲錫虛糧乃散代王俊杖懼禍奏宣府兵部言大同反今未定不誅元惡禍且日滋宜勅鎮巡官設法處分仍乞特遣諳練兵務大臣總制宣大得旨會廷臣計處以聞於是兵部集議言往者甘肅之變姑息太過人心習玩叛亂頻興今若

專爲撫處則聲威損於九邊紀綱難以復振宜選才望
知兵大臣爲總制率都督魯綱領營兵三千蒞鎮精兵
三千并發宣府銳卒進營近地宣勅曉諭鎮人擒獻首
惡卽奏請班師餘悉赦宥不者進勦無赦戶部仍遣官
賚銀軍前厚懸賞格城內親王宗室及官吏士民固當
顧慮第此寇不除則羽翼愈大將遂不利於國家况此
寇顧戀妻子或冀親王宗室如前疏救未必敢輕犯舉
戶部左侍郎胡瓚可用詔改瓚兵部兼左僉都總督宣
大軍務綱克總兵官時陳等從行前往相機撫勦擒首
惡者賞五百兩陞三級擒助惡者賞三百兩陞二級先

是勅原任鎮守太監王覲及革任總兵江桓時陳等密疏首惡姓名覲疏五人桓陳疏八人兵部言桓陳身行間所見宜確請勅瓚據名擒捕卽行梟示上然之瓚等以十二月辛巳發京師御史王官言用兵之道宜密宜速今重兵壓境各賊震驚之餘未免反測知備煽惑之際難保人心不搖乞且留瓚勿動密降勅書付臣與諸將定計臣往來二鎮彼不甚疑可以立擒并及王文昌被殺事上責其奏事推延且勅曰王官旣欲定計捕逆何不蚤奏瓚等旣行王官協同贊決毋得狐疑觀望已而天祐疏言桂勇捕得倡亂軍士岳世美等五

十四人乞停止重兵 上責天祐阻撓所捕名數與覲
等所疏不同兵部乃言朝廷命將出師人心震懼天祐
等慮變生不測故請寢兵以安其心因集叛卒責以首
報罪人姓名叛卒詭以昔日行劫扶死者具上而覲等
所報首惡尚未檄諭該鎮天祐固未知也 上命亟偵
實以聞是月庚子桂勇及千戶苗登王紳等外密引首
惡十三人入後衙門事飲酒捶殺之蓋皆頭目隸各麾
下最黠者揭示勅旨斬首梟示眾無敢譁隨撫定五堡
軍士而瓚意猶未已促時陳進兵再索首惡邦奇自往
止之不聽城中復變郭疤子等殘殺勇家屬十九人燬

登紳等家擁勇出于市欲殺之惟靳英隨後天祐自出
挾朱振力解曰爾輩亦知殺都堂叅將當討得首惡則
餘者免矣桂總兵實活汝奈何擊之乃以勇付葉游擊
曰走卽盡殺復推朱振爲主陳等兵退走於是瓚言亂
軍乍順乍逆必天兵臨境擒獲乃可底定有 旨責天
祐等擒賊自贖瓚暫駐宣府候事定回京王官言桂勇
委身立功被賊慘禍宜加獎賞乃加勇都督同知召還
別用卽以振代之勇猶在囚中久之放歸四年代王還
自宣府天祐等擒首惡徐瓚兒等四人餘黨未盡殄尚
閉城抗守文移或扞而不通瓚等未敢輕進薊州總兵

馬永請督軍與諸將進討從之并議遣官看詳而瓚已班師上言首惡已誅二三逋逃獲在旦夕臣等奉德意置之不問示大信于天下仍以病乞歸 上嘉其功慰

留之停看詳官勿遣吏部左侍郎孟春言郭庖子

一日郭鑑

尚未獲或潛入虜境搆引別謀將來之禍未可勝言乞仍令胡瓚或別遣大臣亟往務在必獲章下所司瓚列上功狀盛言文武大臣科道運籌協謀及諸鎮巡督勦聲援宜以次受賞給事中鄭一鵬御史蕭一中言桂勇誅郭鑑在瓚未任之先瓚在事無功克孽多迺遽旋師敘功且大同搆亂以來在廷諸臣誰進一籌佐緩急瓚

懼後言以此媚之 上責瓚班師不俟命賞桂勇銀三十兩部下有功人員命候覈實陞賞三月庚午天祐捕得郭庖子等四名助逆焦啞雲等三十四名以事平聞賞天祐等銀幣有差郭庖子等依律論罪處決仍梟示刻榜文錦妻李氏上疏辨雪且請卹 上怒執抱疏者治之廷臣又屢爲言皆不許江西巡撫陳洪謨疏言文錦邊圉重臣致茲大患誠宜加譴以爲付託不效者之戒第事在朝廷雖誅夷之可也若緣假手士卒又從而懲憊之傳之四方羣小藉口寔生陵替之階其於國家紀綱所損不小乞量加優 庶名分全而紀綱可振

上謂洪謨出位妄言切責之時宜大歲饑發大倉銀二十萬分給并行各巡撫查倉糧實在之數酌量分給宣府缺餉河東運司通負至十五萬索之不能應軍士互假貸自給官定息二分富人故闕匿不發私自倍增而出入高下又不與焉七年十二月戊辰朔宣府滴水崖堡官軍郭春小蔡旺等數十人怨其債主牽訴煩數群聚塚甲不服追逮官司慮生變爲逐其債主下令撫諭之春等益橫肆無忌鼓行劫掠至毆擊燒荒官軍奪其馬匹器械偽稱大王天師知事等號巡撫劉源清密遣軍卒捕之爲春等所覺遂放火烧官草二萬餘驅堡人

登城拒敵傷官兵甚衆副總兵劉淵遣人執旗曉諭散其脇從春等四人自剄死小蔡旺等十餘人就擒正罪未幾大同再變遼東又繼之鎮撫以下大都委蛇苟幸無事甘于受辱人多追思文錦以節省受禍非它剋削者比且安慶之功當首錄萬曆中始加卹議謚下所司贈右都御史謚莊愍

朱史氏曰嘉靖初年邊撫被殺者二人越十年被辱者一人最後南營殺一侍郎四公者考其生平皆清勁之品所當見節立勅或軍功或直諫或執法彰彰在人耳目如千仞鳳中流砥柱皆極一時之選用之皆不克終意

者信意直前微有不近人情處蓋守正不阿則有餘撫
機應變則不足跡其自處雖死無憾雖慘辱湮沒無愧
心要于國體甚傷反增志士仁人之痛吁時爲之乎抑
運命一定不可逃乎人才不同恢恢持危定傾爲上經
確堅城壘厲廉隅次之僅僅支吾補偏救弊捧漏沃焦
又次之上不必兼次次不能希上分量截然絲髮難強
持衡者量材就列者自量庶無敗事近見士大夫中文
學議論氣岸甚高視天下事無不可爲輒以邊才自詭
幸其不用庶幾藏拙又有一種凌厲豪傑自命者淪棄
封疆鋼獄棄市亦可恥可哀也已

大同再變

嘉靖十二年十月七日大同兵亂殺總兵李瑾虜自秋
渡河屯大同塞外瑾議於天城左孤店等處浚濠塹四
十里以遏虜騎督役甚急瑾持法素嚴大同弛慢之後
力矯其弊令在必行及茲役興眾益怨求假一日製衣
裴不從乙亥夜前叛卒王福勝王保等鼓譟圍帥府瑾
聞變乘屋下射至四鼓飛瓦斷其弦遂被執不屈但執
手東向曰我死 朝廷盡戮汝矣因并其弟珙殺之初
瑾與諸將約有變舉砲各以兵至及是三舉砲無應者
蓋失職前總兵朱振所激眾畏之不敢赴瑾既死譟而

往撫臣潘倣倣方新任倉卒不知所爲未敢出衆焚其
大門及卷房時已向辰聚者僅數十人因肆搶掠閉四
門脅倣乞宥擁朱振攝指揮事代王聞變潛走宣府之
西城倣奏李瑾性過嚴急興工不息軍士訴不聽七日
之夜激而殺之黎明解散今已寧息合具 題并首惡
另行查究意蓋歸罪于瑾也時巡按蘇祐初至宣府謂
瑾縱有罪非軍士可擅殺或姑安反側不可盡憑乃具
疏曰變雖成於激起姦實本於玩生大同地方再經變
亂良由驕軍悍卒蔑視 朝廷干紀違天動逞脅制乞
集廷議以正國典兵部尚書王憲言軍卒習亂戕害主

帥此而不誅天討安在據報殺瑾者止六七十人則此外皆良善也矧其中又多迫脅宜諭安良善貸其脇從盡捕諸渠魁置之極刑一切撫勸事宜貴諸總鎮俾使宜從事 上曰逆軍蔑視國法屢肆叛亂其令宜大總督劉源清總兵邵永等隨宜處置務使國法大伸惡逆殄滅毋事姑息且降黃榜赦脅從因以西官廳都督僉事魯綱代理促行做數上疏爲亂軍巧宥給事中曾忬等劾之詔褫做官陞江西叅政樊繼祖爲僉都代做十一月癸卯源清永將至大同先出榜曉諭有五堡之變朝廷處之太寬等語五堡遺孽始自危師次陽和大同

守臣及士民皆來見請駐兵單騎入撫之源清疑不聽
做督副總兵趙鎮僉事孫允中管糧郎中詹榮遊擊戴
濂等捕亂卒杖死十餘人允中檻諸囚詣軍門謁源清
請旋師徐圖之且曰五堡事朝廷已處分幸勿以爲言
源清曰曩胡總督以兵不臨城致言者紛紛吾不可蹈
前轍廼以囚屬御史蘇祐拷訊多妄言株連無辜源清
遂遣叅將趙綱率甲士三百人大索城中做驗所捕多
有功爲諸囚所誣止捕八十餘人比晚城中訛言且洗
城逆黨遂夜呼謀爲亂殺千戶張欽會允中歸自源清
所諭意撫之廼復定源清爲書召振疑其不來疏請逮

振詔獄先是諸叛遣人賞金帛使北虜有二人爲邏者
所獲源清薄訊具得振受擁立規畫城守拒命使爲已
請節鉞諸狀及至詰之不服出獲者證之振懼是夕飲
藥死

一日詣嘉府自明因言亂
黨就盡不必煩兵不許死

明日兵至城東亂兵開

門迎戰殺遊擊曹安等數十人官軍亦斬獲八十餘人
攻四開廂入之郤永因與遼東遊擊武鍾據南開叅將
段堂等據東開副總兵張鎮等據北艸廠三面攻城城
中亦時時自洞門出相攻殺洗城之說牢不可破指揮
馬昇舊爲中軍以事繫鎮撫獄舊把總楊麟時爲郤永
旗牌官聞變後方回革任叅將黃鎮及王安郭全等故

無賴亦繫獄遂受衆推戴爲頭領永築塞城門決水灌城水滑不可上做與鎮國將軍俊穩等六人諭止之不聽俊穩出見永請緩兵亦不聽永因揚言大同欲奉一王子召虜兵南襲金陵以撼朝廷源清次聚落驛允中縋城出謁言將上妄殺狀源清曰汝毋以母妻在圍爲賊遊說欲囚之允中遂留懷仁不敢歸源清多設邏卒遏城中王府及有司軍民諸童疏而請益師至五萬糧餉器械稱是又言城中衣冠之族悉已從賊尚書王憲以爲然疏請得旨選聽征官軍萬二千令趙卿任鳳傳鐸譚鉉充左右叅將將之兵部左侍郎錢如京兼副

都御史都督僉事江桓佩印充總兵官督領以往轉運
倉米十二萬於懷來城令戶部侍郎張瓚督餉給事中
俞朝宴同御史蘇祐紀功已而曾忬等言往歲大同兵
變桓實總兵異悞辱國今不可以再辱 上責兵部舉
用非人令於勳臣中求之憲復推遂安伯陳總等 上
悟大同驟變不足煩重兵報曰源清永已有專責總兵
官及錢如京可無往第令趙卿率兵聽源清調發止責
巡按紀功給事中亦不必遣居數日潘倣疏言兵變已
定源清永貪功一殺以致激亂及今班師亂可造已源
清則淡詆倣謂其媚賊取憐殆非人類時大學士張孚

敬力主源清議舉朝助之惟禮部侍郎顧鼎臣黃綰言
用兵之非然不敢疏陳也十二月虜入邊城人既有約
發砲聲相應將欲東走爲官兵所遏詔源清內討外禦
勿致疎虞官兵圍城久城中樵採路絕叛卒乃拆王府
及諸公署異房爲薪夜縋城拆屋多爲官兵所獲城中
大困兵部繳諭 上旨乃復下招安令許首惡自首原
罪十三年五月諸叛卒稍稍自投首惡黃鎮等亦分日
來見且丐薪炭路永許諾翌日城中人出樵採者三百
餘永悉執之城人滋懼源清永所豎招降幟亂卒悉取
裂之截其竿時時開門突我軍互有斬獲已復潛勾虜

至承出視營陣遇虜伏棄馬易服而避我兵大敗亂卒
遂引虜十餘騎入城指代府曰以此爲那顏居滿城皆
巷哭虜衆徘徊不敢進亂卒張樂宴虜酋城闔內明日
攻東南二關我兵殊死戰虜亦頗有損失又明日乃駢
亂卒爲先鋒急攻東關門者大半死虜知亂卒不足賴
且所許金帛多不售遂反刀擊之大詬而去虜騎南掠
朔應諸州源清告急請募九邊兵且請增總制官禦虜
已得一意攻城上不許源清乃百道進攻募窳夫穴
城而入爲毒烟所燻穴中死者相藉二月源清復請築
堤壅水灌之上遣工部員外郎李文芝兵部主事楚

書往覲尋論閣臣曰朕在病中未嘗不以大同爲懷叛軍戕殺上將罪不可赦原非舉城所爲亦未敢逆朝廷卻永無謀信源清貪功嗜殺之計輒便有洗城之訛傳嚇城中致使劫囚勾虜抗拒官兵旣說脇從不問却又專攻城之計又引水灌城玉石何可得分宣大京師北門要地皆不可壞人而無臂可以衛頭目乎況此地此人皆 祖宗所遺源清必欲城破人誅果忠乎否乎卽使破城異日如何修復今祇可罪去二臣掣還諸路人馬另遣識事文武大臣使專意備虜計擒渠魁庶免老師費財源清旣能了事如何又請添官豈非官多事擾

源清亦知事不可爲自劾求去 上責其避難負託奪
職閑住兵部請并罪永 上謂提督與總制不同永素
著謀勇留之遂改戶部侍郎張瓚爲兵部左侍郎兼副
都代源清仍差給事中常序等往各邊募兵會虜已引
退叛卒有從虜者多被虐使旋復奔歸而城中積困外
攻益急諸叛卒慮士民有變乃排根先後所不與同計
者闔室戕之人情由是乖刺管糧郎中詹榮有機略出
納平允且曲計供餽慰接誠懇甚得士心亂後倉庫絕
無所犯方有父喪不能歸與都指揮紀振遊擊戴濂鎮
撫王寧歎血討賊乃陽令寧持軍較士庶狀詣源清爲

黃鎮等乞原卽陰以榮等謀告巡撫樊繼祖繼祖問計所出寧謂馬昇楊麟爲賊所逼非本心且昇威行賊中誠貸其死可令討賊自效第須損數千金募死士爲用繼祖以其謀告源清源清業已解任欲圖後效傲榮以三千金付昇會張瓚亦遣副總兵梁震乘隙率家丁五百人入城主事楚書復以上所諭閣臣德音檄示城內於是城中宗室官生耆老迎書入歡聲如雷其夕昇麟等遂擒黃鎮等九人斬之己丑繼祖單車赴鎮昇麟先後捕斬首惡許章等又二十六人餘無所問瓚至城下令諸路兵退二舍以示無他諸將以次上謁又次日

與御史蘇祐自南門入集諸文武將佐置酒高會遂賞格各賚有功將士璣尋還駐宣府悉罷所謂兵留梁震史俊兵于大同東西二路備虜事聞詔戶部發銀十一萬兩賑濟被害軍民宣府撫臣以兵備代王還府代王既還疏言亂孽既除宗室軍民久困請特遣大臣賑撫三月禮部尚書夏言覆謂大同之變本軍士戍殺主帥罪首當誅以一獄吏治之足矣迺鎮臣奏報張皇輕動大眾戎律不肅遂有洗城之訛使叛卒藉以鼓衆勾虜旅拒王命中外任事諸臣又不能審勢定謀布宣德意乃廣調諸軍攻圍四月耗帑金百餘萬選鋒銳士物故

大多而重鎮葢芟芟矣頓 皇上聖明神武不殺德音
一播兜渠授首地方底寧第該城久困嚴圍生靈荼毒
功罪未究國法未伸奏牘屢聞明旨未下竊恐積疑生
變更釀大憂宜如代王議簡忠亮大臣一員令會同總
督撫按官撫定軍民綜核功罪果有倖功值事之姦責
令糾舉以肅國紀又近者使臣四出召募武勇追呼配
抑所在騷然今大同已平請罷其令追回詔使第以其
費加惠實在行伍則不待增兵而士氣百倍疏入大學
士張孚敬持不欲行 上諭之曰大同一事囑逆誅逆
朕終得計我師傷亡無數用財無數今如是了事可耻

之甚不罪其有罪之人是何理耶卿不究正理人皆曰
卿獨與言爲忌又果然矣大臣謀國貴和卿尚平心熟
思之遂降 旨嘉言忠謀召還募軍官常序等下兵部
會推堪遺賑撫者部擬俱不常 上意特命侍郎黃綰
往卻永革任回衛先是南京禮部郎中鄒守益請告未
得旨卽歸爲吏部尚書汪鋌所糾且言綰特攝部篆黨
同欺蔽罪得 旨調綰外任蓋乎敬擠之也綰上疏自
理言大同之變乎敬力主征勦臣議當撫安意見相左
以此爲乎敬所忌 上竟留綰茲復奉特遣云綰至大
同悉用鎮人供役城中宗室軍民多遮道訴官軍暴掠

無告及亂軍者縮亦絕不問衆心稍安有闕鉞薛源揚
月者最勇黠爲亂軍使虜至是鉞自虜歸縮執付獄反
側于遂流言籍籍縮大集軍民論以逆順禍福衆始帖
然又有請招源月歸者縮曰此輩庸奴虜牛 驅之耳
何能爲中國患自今有逆卒自虜來者邊吏執而僇之
不來則勿索時諸亂卒方挾虜恐惕內地聞縮令大阻
百姓知縮足恃凡前罹亂卒害者始甯至陳牒縮佯不
省而密以牒授給賑官令隨里聚陰覈之刻期遣捕獲
首惡王福勝等若干人有尚欽者殺一家三人懼不免
操刃鳴金倡亂數術無一應者遂被擒縮復出未獲

首惡郭經等名圖形懸榜捕之於是城中軍民始欣欣
鼓舞知不復有誣誣累矣縮疏言大同所以屢變者始
由於情罪不明終成於積疑不解臣惟王用三駟寧夫
前禽故設法密擒又戒有司無貪功無急追聽其自地
而執其不獲脫者但使不敢入鎮城爲地方害則善矣
或又慮其急而走虜爲疆圉憂者是不知彼已情也虜
得漢人率奴隸之不則易馬遠夷且使虜果雄桀卽無
賴此一二輩如猶常虜也則得此百輩奚益况虜性得
利則趨遺創則避固非此輩能使之去來也今若招之
使來貸則失刑殺則害信反使彼得恃通虜之勢以挾

制上下非計之得也竊謂今日安攘之要莫先自治但使吏此土者仰體 聖心公平庶濫飭法祥刑勞來安集其未獲餘惡聽其自逸而徐捕之則地方保無虞矣又疏大同街衢廣衍故克狡曉夜羣聚肆惡若嚴設柵門仍立十家牌編爲保甲互察姦萌隨城四隅各立社學群民子弟擇師教之作興禮義之風潛化其非僻之習庶幾邊鎮永安旬服有賴皆從之自甲申倡亂及近日擒獲兇渠惡黨各以其名上論死者三十三人未獲擬斬者四十九人餘遣戍有差縮復疏言源清永貪功值事之罪瑣舉祖祐書策及都指揮紀振鎮撫王寧等

乘機撫定之功昇麟雖爲亂兵推戴而從正之志可原
做允中功足贖罪乞差次賞罰給事中曾忭等言大同
亂卒稔惡無上律所謂謀叛非謀殺也今議者曲從輕
比於法未盡源清誠有罪第徃爲進賢令宸濠之亂倡
衆死守有保障功當家入議之貸况又非激變者也書
榮越職圖功因機成事亦可量賞瓚繼祖冒昧掠美無
功可錄做允中觀釁自全降志辱身得免爲幸何得視
顏朝列疏下兵部覆言永罪在不赦源清當錄曩勞未
減做允中錄用非宜瓚繼祖等功次宜如綰議得旨源
清冰情犯深重下法司依律議罪綰奉命勤勞可嘉陞

俸一級仍賞銀幣瓚繼祖祐各賞銀幣有差書榮振寧
等各陞級做允中復原職致仕昇麟調別衛李瑾量加
恤典又以忤等欺誑奏擾阻亂國是令錦衣衛拷訊已
而釋之初縮勘疏既上卻永不服反奏自解縮亦悉永
及源清未盡之罪兵部欲遣一給事同御史再勘已得
旨矣縮言臣所勘者法司尚未議覆而兵部遽請再勘
則爲罪人謀者工矣如國法何且永造飛語撼臣又令
人狙擊中塗茲復浮言詭辯勘官一出大同官軍人人
自危爲患不細疏入 上悟寢之尋逮源清永至京問
訊又各奏辯縮又上源清謂臣文致罪狀欲顛倒枉殺

天下忠臣義士此何言哉臣奮身犯難擒獲逆黨議者猶謂臣不盡法以此劾臣又以此發策陰寓譏貶臣往謝恩疏中乞勅該部特用表章風示四方垂之國史以爲將來勸懲而該部竟以鄉曲姻婭賄賂之私匿而不舉乃至今日猶有此說凡臣所用以擒首惡如紀振王寧等雖陞三級皆置閒散周祥董璽至今不陞夏竦反以考察去無惑乎源清等之肆志也請從公據實蚤爲會問因著其大略有五一曰明事機二曰明情罪三曰明職守四曰明弊端五曰明欺亂言源清關於事機貪功罔上之罪詔下所司議報十五年六月縮以憂去

上從部議黜源清爲民降永二級令立功贖罪

遼東兵變

嘉靖十四年遼東軍亂執巡撫呂經經清勁有名特爲
張羅所知布政聽補卽撫遼東執法大祛積弊遼東
諸衛所每軍一以餘丁三供之每馬一給牧田五十畝
其來久矣經委指揮武勳清革阿經意每軍給餘丁一
餘悉編入徭冊卽老幼不免追牧馬田召佃徵輸由是
衆並怨之三月檄將吏沿城築圍牆及臺栽柳種田督
役嚴急左所馬軍趙愨兒一曰剗兒倡首大噪羣擁詣經丐
罷工及免馬田租都指揮劉尚德以中軍爲經信用時
適在傍叱衆退不應經怒告者將笞之衆益鬪爭起毆

尚德及指揮李鈇經倉皇踰垣走匿苑馬寺幽室中衆軍遂取徭役籍焚之鳴鐘鼓糾衆盡閉諸城門出故遊擊高大恩於獄欲擁以爲主尋摻得經盡裂其衣冠執付都司王傑於是總兵劉淮以狀聞兵部請令巡按會同總兵官從實查勘先令副總兵李鑑入城宣布恩威令衆軍悔罪守法各歸營伍毋得稔禍怙終官田仍令照舊管業尚德革職監候聽勘經蒞政多苛偷生畏縮宜取回別用詔俱如擬時巡按曾銑按部金復聞變亟行李鑑揭榜撫安凡經所措置爲衆不便者悉罷之於是亂軍稍稍就約束城門始開高大恩自投於獄銑遂

按遼陽分部將士令操守巡警如故叅劉尚德等逢迎
經失撫字狀而爲軍士乞原疏下都察院左都王廷相
言往年大同逆軍戕害主將罪在不宥撫臣輒爲請赦
蓋一時偷生之計猶可說也今軍士未有反叛之迹而
乃罪尚德以激變事情法律兩不相合且首惡當正罪
今一不議及而各官叅論大小不遺是豈法理之正御
史王廷亦以爲言兵部再議以聞終以銑言爲是請卽
懸榜省諭其開端誼諱者不過數人聽巡按查實建問
上從部議尋陞左僉都韓邦奇爲副都代經經旣得報
遷入廣寧治裝中軍都指揮袁璘素諂事經掇扣諸軍

月糧草價爲飭裝具悍卒於蠻兒等狃遼陽前事復鼓眾倡亂先是有張孝見者以積惡爲經摘發繫獄未遣至是拊出率眾持梃培院門而入執經數之曰非爾汰我餘丁徵徭役銀耶非爾奪我牧馬田耶而復能虐使我築牆種樹耶毀膚拔髮裸而置之衛獄取娼婦一人同桎梏之據守五門復入院聚諸公牒并經私篋縱火蕩延燒公署及儒學東廡一時燼遂破庫劫旗纛分其黨爲四部呼噪竟日夜詰旦驅經及璘囚首揭標環遊五門間孝見且行且呼批其頰窘辱備至隨復繫之獄脅管糧郎中李欽吳索經所減草價及冬衣布花舊

額且要給賑濟費帑銀幾萬兩復脅鎮守太監王純繼
兵劉淮等各疏言璘阿經激變請逮京問而乞遣故總
兵郤永侍郎周述赴遼撫鎮銃聞遣武舉轉承慶宣諭
衆佯聽命禮部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於
有激今重賦苦役皆已改正豈然而起誰復激之於法
不宜復寬請令邦奇督兵壓境索取首惡部覆得肯竟
從純等請遣官較逮經璘及各官有罪者下按臣問止
邦奇母行改山西巡撫任洛撫遼東而以邦奇代洛
與經同鄉相厚恐
軍士疑懼故改是時撫順城備禦指揮劉雄亦爲其
部卒王經等所囚雄以掎剋歛怨經等夜擁衆入其室

盡掠囊篋執雄與其子勲連頸反縛置諸空館閉城門
一如廣寧脅指揮董鎮以激變聞銑傲指揮胡承恩代
雄諭衆軍操守如故兵部以旬日再變請遣大臣往勘
命工部侍郎林廷楫兼左僉都以行而官較逮呂經者
至廣寧諸軍疑詐爲天使謀脫經也時經以王純言放
出分司矣復謀亂擁經及官較置諸獄總鎮官諭以禍
福乃出官較越二日乃出經付行銑具以其事聞然官
較被繫事疏中未之及也詔行庭楫并勘訪捕大理寺
丞林希元言往者大同之變朝廷過爲姑息故諸悍卒
咸有輕侮心一有觸發則攘臂而起其勢固然夫都御

史 天子重臣庸隸下卒敢執縛囚而辱之是無朝廷也近聞差去官亦被囚繫狂悖視大同尤甚本兵大臣反因循不振致叛卒益驕朝廷威令益削此不忠之大者也疏入 上責希元妄言奏擾官較既被囚繫守臣何以隱匿不言令錦衣衛驗狀已錦衣衛指揮王佐等亦諱言之 上遂怒希元狂率欺罔降欽州知州趙懋兒等聞庭榻將至乃詣廣寧與蠻兒合詐稱林侍郎領兵盡洗兩城謀于六月二十五日俟衆官拜表脅衆作亂總兵劉淮覺之值天雨命各軍盡散至天明拜表賊不得聞乃密結死囚王杲劉向上於獄爲流言脅誘城

中人爲逆謀益急銃密刺二人及撫順所首惡名潛授方略於副總兵李鑑叅議高登備禦韓承恩等剋期擒捕於是憨兒等八人蠻兒等十三人王經等七人同日被獲有陳羊兒者亦賊首也宿于娼家性擒執刀迎敵傷而什曳至市街殺之銃遺百戶崔捷傳示各城仍以

言逆軍無忌自葉生成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終負罪而逞亮漸成不軌夫法不可假情不可縱上有一假借之法則下多恣肆之情往陝西兵變未幾而大同效尤說者曰大同之變所以處陝西之變者啓之也大同殺叅將殺巡撫未幾而又殺總兵說者曰李瑾之

變所以處張文錦者啓之也蓋惠竭矣而威或不伸威
行矣而法或未盡蠢爾小醜習於耳目又何忌焉今宜
特欽遣大臣按覈其事據克逆之原情盡律例之本法
至於應叅將領等官悉從重究庶可以正國法肅人心
矣得 旨首惡旣擒不必查勘庭梟取回其餘未盡事
情只令巡按勘明具奏銃等勘 上詔憨兒蠻兒王經
等俱坐斬卽時處決梟示尚德璘永成極邊革世襲餘
戍邊衛經革職閑住欽吳令歸別用銃候京缺陞用諸
擒賊人員各查奏陞賞十八年閏七月廣寧衛達軍佟
伏糾惡少四十餘人於朔日之夜鼓噪爲亂城中無應

者欲奪門不得出登樵樓鳴鼓駭衆總兵馬永帥家丁三百餘人捕之千戶張斌先登被殺兵士憤怒進擊悉捕斬之詔陞永左都督遼自呂經繫後士驕悍日洶洶思亂上問將大學士李時薦永且謂家丁甚驍勇可用上曰將文武兼資豈專恃勇至是永果立功將士始懲艾不敢肆矣

南京兵變

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南京振武營兵亂殺督儲侍郎黃懋官先三十四年零倭直叩南京大安德門凡兩晝夜閉門無一人出禦徭徯而去給事中丘楫劾南兵部尚書張時徹侍郎陳洙皆致仕去陞刑部左侍郎張鏊代時徹副都張臬代洙既至請塞鍾阜清江二門以便關防臨江一帶宜設險屯兵遙爲控遏秣陵淳化江陵三鎮原設巡司弓兵單弱宜增堡添戍覆允惟二門恐碍神京風水下再審得止又上留都安攘實政五事一南坐營舊用都指揮等官事權未重請視京管例設都督

一員提督叅將二員協理昇以符勅旗牌凡坐營官軍悉從督練有警同內外守備調發一兵法必奇正相須漆營二營各三千人二爲正一爲奇於江官北衛所指揮等官選智勇者署爲隊總把總卽令各官擇正軍餘丁精銳者充爲奇兵遞相教練以督叅等官總其事部覆旗牌例不預給提督營務近已設二都督但申飭分任管事叅將不必設營兵如議乃選南各衛餘丁補正軍三千以都督段堂領之使防守京城又選孝陵衛餘丁三千以豐潤伯曹松領之使拱護陵寢各開管團練賜名曰振武而餘丁異懦不入選別募驍悍充之大

都江淮間遊手無賴者舊例南京各管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者六斗其儲自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州縣派解原有定額戊申邊倣索餉甚急嚴旨催發尚書方鈍皇懼不知所出上言帑藏空虛狀因條便宜七事
中言原派南戶部倉糧該徵本色暫借三年改折一年轉發大倉銀庫濟邊其南本色自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拖欠者改追折色通限一年內完解銀庫由是南額大虧因定春秋二仲月每石予折色銀伍錢及馬坤爲南戶部尚書奏減爲四錢諸軍始怨然不能訴也坤召改北部懋官既至按籍纔給半年奏請每歲北運量移

償前貸報罷窘甚凡各衛送支冊必詰其逃亡多寡又

奏停補役軍丁妻糧諸軍益不堪代坤者蔡克廉病不

視事比歲大祿米石銀八錢軍中爭求復折色原額憊

官謂事宜奏請未許每月常以初旬給各軍糧是月已

再旬猶未散給諸軍遂以赴操日二月廿日鼓譟圍憊官第

憊官聞變急踰牆出因仆地不能起其僕扶之避民舍

口語刺刺不可辨蓋曰馬石渚方員外誤我時司藏為

員外郎方攸躋石渚坤別號也諸軍競前撲殺之初憊官舉

鄉貢時夢千餘人持棍相向謂為吉徵既至南郊中峰

忽聚者數千又數日前得體皆稟寫一神牌無故火燎

家人見一緋袍者坐堂上憊官至始徐徐去曰是我

先人來也卒不答是何祥亂時一僕臥其腹上俱死懸

其屍於市痛加殘辱大呼脅尚書張整求賞整錯愕不能應會誠意伯劉世延趨至諭曰若輩但求賞易耳能從我惟若所欲衆稍定世延少年佻脫輕許至十萬金一應事宜披襟當之目中似無文武諸大臣輿論嘖嘖疑有異志然實姁姁作婦人狀苟取悅衆心無它也明

日九卿科道官大會於內守備廳恐目攝莫適主先

一夕世延坐它事閑任

先尚書張整奏革五府屬衛軍餘替後收糧等事部議報允世

延方掌府事欲復之革虛示魏國公徐鵬舉見其詞多牽引整陰私事未肯從世延乃陰署鵬舉等名于疏中獨遣人入奏整上章辨誣歸過鵬舉鵬舉大以爲恨赤上章自理謂世延本以私怨欲革指揮朱元任與整不讎乃假復職章爲誣即洩忿耳與臣等何與而故署其名也章俱下南科議兵部覆得旨令世延開任鵬舉等

各備心供職無妄生嫌疑致康國體不出兵部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

之變某親見其自跌死各軍特不宜殘辱之當據此開

奏不得稱叛亂軍聞之灑然因麾使退眾求賞遂大言

曰今日之事若求復妻糧月糧原額即可得求賞則不

可眾曰劉爺昨有成言笑曰劉不曉事給汝且陷汝本

管大臣死若輩受賞非賞乃挾也挾者罪無赦劉幸奪

職免罪并免汝罪我拳拳開汝生路而顧不省乎眾猶

固請叱曰若但殺我不畏死舊部精兵三萬在揚州

一聞立刻渡若皆齏粉矣始皇恐聽命乃令人各給銀

一兩補折糧眾始散去顧恃彊略市肆有求稍不得持

一兩補折糧眾始散去顧恃彊略市肆有求稍不得持

挺將入司馬門都督徐珏勒所部貫弓以待衆遂巡退
因與都督陳規巡察搏十餘人杖之百多死追至新街
斬其魁馬三兒事小定守備太監何綬魏國公徐鵬舉
臨淮侯李廷竹尚書鏊等俱以事聞各軍流言朝廷將
盡誅管兵陰相約欲叛入海遂與鏊謀曰叛軍雖從宜
撫定然首惡不治非法元魏禁軍攻燒將軍張葵之事
可鑒也事勢如此迫旨下方處分曠日持久驚疑萬端
必有他變須早發擒之餘當自定鏊謝曰余眊且怯特
事急不可言去又不可推印一惟公主張乃與鏊托疾
閉閣臥給各軍安家小票以安其心密召坐營官華恩

把總張勳等入臥內受計令刺訪首惡得周山等二十

五人

一日二十六人

掩捕下獄疏報南科道劉行素趙時齊等

言諸軍激變始於馬坤之議減折銀成於黃懋官之查

革妻糧而尚書蔡克廉病不任事員外郎方攸躋主事

安謙給放失宜何綬徐鵬舉李廷竹張整俱屬有罪先

後下兵部部覆請分別首從行法並議守備官制馭失

宜之罪 上曰管卒聚眾圍逼部臣必有不得已之情

南戶科其詳覈總督官尅減狀以聞守備官姑令戴罪

協同李遂撫安軍民仍許便宜行事軍士本當重處念

係激變所致令捕爲首者餘黨勿問克廉罷官馬坤致

仕攸躋謙黜爲民徐珏捕盜有功留用程規新任未減
降俸綬等自陳把總指揮張鵬而下二十九人降級逮
治有差綬等疏陳乞罷御史趙時齊又疏論綬等馭兵
無狀恩威不行卽今兵將相携之際非擇人更代勢不
可久因言營軍近以倭亂汰減土著舊兵而以新募之
兵充之譬之蓄狸養虎易與爲亂今卽不能盡遣當以
振武一營軍分隸大小神機教場新江等營令坐營等
官各自訓練不相統一斯亦潛消姦宄之一策也章下
吏兵二部會議整筵竹當更代鵬舉當留用何綬請上
裁得 旨令鵬舉策勵供職筵竹閑住整致仕綬降三

級徵還其營軍散練之法仍行內外守備酌議以聞改
戶部尚書江東于南兵加太子少保黃光昇爲南戶部
尚書西寧侯宋廷訓代廷竹尋論亂軍二十五人戕殺
大臣逼脅府部當卽時斬首梟示 上復命三法司會
科道官詳議改比謀殺制使律俱斬秋後處決 上曰
簾遠本因堂高必無自遠之理士卒辱及大臣法斬死
時君立新帝者必法外凌刷黃懋官心存欺謗計使人
爲全屍而死失刑甚矣今所獲亦未盡皆爲首可再議
聞乃止坐周山三人餘各以矜疑調發未獲者悉貸之
蓋二月間前中允郭希顏上疏有建帝立儲四字 上

大怒下禮部會法司疑罪坐妖言惑衆律卽家斬首傳
示怒猶未已南疏適至黃素與郭厚郭家居嘗過南京
上疑交通與聞示意云然亂軍因此從寬廷臣震懼不
敢爭遂得信錮三首惡餘悉發各營同一夕拮死無得
免者衆皆快之南給事郭斗言亂因乏糧糧多拖欠由
提督侍郎不兼憲職無舉劾之權故所在有司皆玩視
不理積逋巨甚宜如舊例專設憲職董之且言南北二
運均爲國計所關而人情每重北輕南法不畫一請略
倣京漕之例施之南京凡各處應派南糧者歲遣戶部
司屬一員令其一體奉勅監兌給事馬負圖亦言南糧

自尚書方鈍議改折後軍無見權怨讎始起乞盡復本色便詔俱從之乃改督漕副都章煥于南以憲職行事

煥曾上經略中原疏

臣惟中原之患妖民盜賊二者而已妖黨之興始自數十年前及以

詐術誑惑揭民人心一蠱妖說遂行得者求福智者避禍而者傾家以結納貧者甘身爲奴悍然未有與其邪謀者此一變也數年以來民窮財盡邑無安岳之戶里無樂業之家於是妖言盛行根盤枝蔓此又一變也往時山東之寇不入燕趙河北之賊不踰河南自虜變倭變後盡徵各省之兵應援而推壘惡少亡命遺逃往往竄入其中異黨之人邂逅相親一呼響應此又一變也中原數省其人故多輕死尚氣彼見各處狂狡相聚而談其地方虛實據臂喋血遂起逆謀此又一變也今羣妖羣盜合爲一途盜竄藉妖言以惑民妖人倚羣盜劫衆閃倏無常不可踪跡此今日之大患也故山東西河南北南北直隸陝西湖廣漸成一黨盜賊往來所至有主所在成家逐捕之後莫知去向如近林縣之賊乍起乍散他處亦有聞風而應者則可驗已故南倭北虜

之患有形而中原之患無形夫無形之患不可以有形治也要在被敵好黨調護元氣有萬全無失之策而後可以保萬年無疆之治臣謹條上八策一屯重兵近者師五倍犯不急趨省城而睥睨他郡大爲羣賊所笑爲其虛可乘也今宜武一節屯伍皆空室空城乃專恃群民捍賊于事非便宜增兵守之二收募僱北方長技或運刀成風或騰空若飛或巧能穿楊或力能起乘皆自負其能醜歌慷慨欲有以用之故梟僑不收則中原多敵昔漢有材官驍張羽林孤兒六郡良家子之號以募異材終得其用此又長駕遠馭強盜之基本也三修城池臣所檢大盜得其所記各處城池簿籍乃知中原保障莫要於此一勞永逸不可不亟圖也四察險隘如河南直隸山東之交芒楊諸山遠近排列營壘天成其間藏兵之洞伏兵之處成跡具在真自昔用武之地而今爲各省之邊界有司棄而不守異日必爲盜資此當深慮五時起歷守起兵備以送迎爲職業下邑偏州車轍所未嘗至於禁防日疎而盜賊滋起臣願撫按之官時起一省守起兵備時起一方以示彈壓六選良吏臣所獲諸盜不服爲盜而說曰教民何者以貪官黷之也夫中牟之化行則潁川之盜息良吏者聖明所以

其理天下者也故欲清中原先清吏治七處宗藩臣言
中原事體何與於宗藩宗藩省城之主省城四方之綱
今河南諸宗饑窮已甚若使處之得所則于孫于億皆
爲王室藩屏何慮羣盜八議黃河黃河衝決其勢必與
大功大功與則聚衆必至數萬而中原危矣故經略中
原者當以黃河爲急論黃河者當以運道省城爲急論
運道省城者當爲謹始慮終之計而無爲目前倖免之
謀凡此皆臣馬日夜憂懼不敢以得代爲解而不言者
也疏下所司是時南北寇警復敢頌急貪吏肆行水潦
存至民不堪命則往往羣聚爲盜初河南人說傳倭至
鳳泗又言開封沒于黃河於是林縣有盜聚至數千睢
州亦有百賊犯南關比知前傳言爲虛即皆解散方煥
巡撫河南適值其事初聞大駭既而緝捕無端促心憂
之故得代後乃上此疏雖詞多迂謾然足見當時之事
勢爲

上所厭得新命因漕運總兵叅將俱赴京會議
留數月督運過淮乃發本吳縣人假道過家遂被劾言
留都兵變萬姓寒心復設憲臣又近地移煥無非速爲

根本計乃不畏簡書遷延半載尚未有期乞罷黜以懲
息玩 上曰煥專事談論意在欺諂逮鎮撫司邊衛充
軍而東先已刻期至南京言倭患未可逆睹營軍不宜
遽罷從之東督軍大同入署本兵素有威望南人悚息
未敢動坦懷待之曰此裴董所以安反側也凡事多所
假借給事中魏元吉言東自蒞事以來威令不振官軍
相訟率貸軍而罪官下場操演則有賞而無罰致諸軍
驕蹇或矢射部門或毆罵官長白晝劫人恬不爲恠法
紀爲之蕩然今倭寇少息該管軍士宜分隸各衛一體
差操庶可解散克黨然一旦更張必鎮以恩威兼濟之

臣廼可保無後患竊聞蘇松副總兵劉顯智勇足任請改調徐珏以顯代之上切責東姑息令其申明法紀嚴加禁治珏着改調陞顯爲署都督僉事代之未幾池河兵再變池河營設在江北撥飛揚英武廣武三衛軍餘三千人每歲春秋分番操守計在營凡四月月給行糧三斗後以雜費不給復人給幫丁一名助銀六錢相沿二十餘年矣英武衛千戶吳欽謂幫丁非制請於南兵部革之衆軍怒遂縛欽於營臺殿之東聞亟遣官撫諭許幫丁如故欽始得釋尋捕其首事者九人置於理南科道楊銓劉行素等上其事因劾東昏庸謬妄宜罷

部覆東宜調用首惡送南京法司究治并追逮其遺漏

者幫丁既有舊例不必議革俱從之東回籍聽用

明年起兵

部尚書理戎政出

總督宣大率于官李遂方爲兵部左侍郎陞尚書代東

遂既拜命請以淮上舊用把總指揮陳忠沈思學隨行

許之劉顯亦請以故所統川兵二千隨營操練部覆謂

兵非原額止令選精銳五百人往報可給事中張益言

南京連年軍變狂悖效尤漸不可長督責之任全在叅

贊非重其權不可令 陛下擢用李遂正人心改觀之

始請下部議更給以勅凡事體有當增改者一一載入

今其便於展布部覆南京五府僉書都督既分轄請管

自當悉聽遂節制應天淮揚撫臣事有關涉者悉與咨議副參遊守兵備等官悉聽委用諸所未備咸得便宜行事另請勅諭給之報可乃勅下更有牴牾請換則不敢宣讀又與原奏不合自以意從權行之上下帖然

事見

遂本傳無官附

自是分調操練增坐營官家丁軍政漸肅其冬

光昇奏南各衛所官軍與新增各營家丁常用糧九十五萬餘石而歲派止九十一萬石不勾支給查先年南糧額派一百七十萬石迨嘉靖八年尚派一百二十八萬石入多出少常有贏餘至嘉靖十三年後派九十八萬或百萬自十六年後或七十八萬甚者折銀解北配

所由生今雖復本色全數而逋負漂沒民運多虧乞查復先年額數著爲令甲除浙江金衢紹三府仍舊徵銀其餘俱徵本色照京通二倉例雖遇災傷不得蠲免其部運不到及棄批逃回者一體叅問下戶部議覆見派九十一萬石外再增十二萬石餘悉如議報可南中雖定明年五月榆林六月井陘兵民皆效尤矣

榆林兵亂

榆林士卒素馴飭初因前總兵李輔與巡撫董威有卻縱諸軍詈辱威隱忍不能制比南振武管殺一侍郎益獷悍凡給糧總督官稍違其意卽肆爲流言時延綏巡

撫孫慎機遊擊高廷相督兵築三分川堡方歲饑興工
多流民應做就食相與掠田間蔬菜充之廷相本以嚴
急失衆心副總兵張琮刑治掠蔬者諸軍乘之大譟廷
相懼單騎走琮與遊擊孫世連范國輔陳力等悉奔避
諸亂卒乃入城肆劫商店城中大擾都司謝朝恩中軍
周備指揮葉采等各率衆捕擊擒斬數十人餘衆始奔
潰事聞詔下巡按官覆勘至是御史董鯤列上琮世連
國輔力廷相等罪狀且言基禍自李輔始詔下琮等卽
付鯤逮問

井陘兵亂

井陘民兵耿梅等擁衆入兵備道露刃鼓譟脅副使李一瀚索去歲及春月所欠月糧一瀚不得已各給兩月糧其餘糜各郡邑卽付各兵自支之乃散巡按王漸以聞詔捕治首惡誅之一瀚不及調用

太原兵變

初山西以虜患日熾巡撫葛綬募標下卒二千添設分守太原叅將一員召募壯勇三千名類皆市井奸黨惡少叅將高鵬初至馭下頗嚴其魁李廷甫趙鸞牛汝清王慶等於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四日夜聚衆執鵬殺之因焚太原府陽曲縣公廨釋獄囚劫繫獄都指揮畢文

欲奉以作主文不從遂殺文大掠城中天明各官軍壯快漸集賊散掠人家者多被擒斬廷禹等乃聚衆由西門而去越汾河屯西山指揮鄭印勅兵入山勦賊得鸞廷甫等下獄巡按楊美益以事聞 詔奪縉俸一月指揮馬應期革任并叅將盧鎮百戶唐鏞等付按臣逮問指揮王世臣等准贖印等各賞銀十兩逆犯審決梟示然其衆悉叛入虜中居板升大爲邊患是時守臣姑以一二塞責餘俱不能問也

定海兵亂

三十八年七月浙江定海縣戍守客兵久缺糧餉知縣

陳正道把總吳江以半月糧銀給散之兵遂亂毀正道
寇服仍拉江入舟越宿乃歸之總督胡宗憲檄海道副
使譚綸總兵盧鏗給銀二萬以安衆心擒治其首事者
因劾奏寧波知府周希哲貪肆勒取常例致激兵變又
言正道識昧機宜叅將張四維等鈐制無術乞行究治
事下吏兵二部言希哲宜令回籍聽勘正道宜調用江
宜逮問四維仍聽原問官從一歸結 詔希哲革職并
江等令宗憲逮問具奏正道調用如擬

蘇州打行

蘇州自海寇興招集武勇諸市井惡少咸奮腕稱雄傑

群聚十百人號爲打行紫火圍誑詐剽劫武斷坊廂間三十八年吳會歲稔各郡邑時有攘竊應天巡撫翁大立旣蒞任嚴緝之密訪檄府縣捕治督責甚急十月大立携孥來蘇州駐劄諸惡益懼先以術試而脅之伏小巷中俟大立與過躍出批其頰激去如飛鳥莫可蹤蹟隨役得罪者甚多大立恚甚曰鼠輩敢爾必盡殺乃已其鄉人有邊成者善拳棍歷角數十人皆勝適隨行密與謀曰事將如何此必有魁汝能出潛察搏之否對曰某一匹夫之技聊以爲戲臨場乘巧取捷動人耳目亦所遇非硬手稍稍得志其力鉅藝精者熱視寧避不敢

角也此輩盤伏甚奧且夥大人包而乘之自然銷伏不可盡亦不可與爭大立亦意阻且止而巡徼者欲贖罪且欲借以見功捕之甚急愈洶洶不安則相與歃血以白巾抹額各持長刀巨斧夜攻吳縣長洲及蘇州衛獄劫囚自隨鼓譟抵都察院劈門入之大立率妻子踰牆遁去諸惡乃縱火公廨及所奉勅諭符驗金字旗牌等一時俱燬諸惡復引衆欲劫府治知府王道行督兵勇列隊禦之戒勿輕鬪砲鼓間發諸惡不敢縱將曙乃衝葑門斬關而出逃入太湖中十一月丁丑日也官司遺兵四散搜捕獲首從周二等二十餘人事聞土命

大立戴罪嚴督越期捕滅以靖地方知府王道行等
縣柳東伯等住條勒限捕賊指揮朱文正等付按臣